



蜃楼梦

◆ 徐福韶光传奇

○ 田长尧 著
○ 山东友谊出版社



内容提要

徐福是中国早期航海家，也是中日关系史上的先驱者，深受中日人民敬仰。《蜃楼梦》是一部反映徐福青少年时代传奇的长篇小说。小说通过徐福对阴阳之道的痴迷、莱山拜师习武、海上生活、异帮困惑、邻里关系、男女情爱、建造神武阴阳宫等，揭示了徐福东渡，立三神山为秦始皇采掘长生不老之药的思想基础、理论观点、环境条件，反映了徐福“海外有海、天外有天、山外有山”观念的形成过程。小说通过人物间的爱恋、恩怨、矛盾，刻画了徐汉、珍珠、懒男、莱因、真乙大师、海上神通等一批不同性格的人物，进而，突出了徐福聪慧、精明、善辩、诚实、执着、刻苦的性格特征，体现了“蜃楼悄悄壮少年志，海市梦梦牵徐福魂”的主题，涉及了医药、八卦、气功、武功、民俗等诸多领域。

目 录

第一回	蟹楼情情壮少年志	(1)
	海市梦梦牵徐福魂	
第二回	单相思夜夜会真娘	(11)
	独头热回回遭冷落	
第三回	梦梦梦四方解梦惑	(20)
	访访访名师询真幻	
第四回	子娘爹县衙告徐汉	(29)
	徐汉弟村外说子娘	
第五回	衙公堂淳于挨板棍	(39)
	追邹衍徐福入异邦	
第六回	海神通大闹徐格庄	(48)
	徐福娘痛斥大表兄	
第七回	娜仁花痴情恋徐福	(57)
	初出猎迷途大草原	
第八回	海神通再会海老怪	(67)
	带珍宝重返老铁山	
第九回	外来汉心灵真且善	(77)
	自己人肚肠恶又狠	
第十回	海怪儿寻衅闹徐门	(86)
	子娘女忍辱惩怪子	

第十一回	生疮疥徐福遭折磨 倍关照珍珠娘妒娜仁	(96)
第十二回	娘娘池憧憬昼楼境 三女子暗争少年郎	(105)
第十三回	离温泉喜游云峰山 吃春药野合黑松林	(115)
第十四回	海神通海中传真功 徐汉儿水上好悟性	(124)
第十五回	翠翠女点破石女迷 徐智公解冤纳甲法	(134)
第十六回	真乙师暗修徐福脉 少年郎稳过头道关	(143)
第十七回	真乙师二设淫欲计 坐怀女难乱徐福心	(152)
第十八回	真乙师放虎吓徐福 少年郎虎洞获真情	(161)
第十九回	仙人洞徐福拜大师 真乙师认徒先说功	(170)
第二十回	少年郎横眉痴情女 痴情女痴情痴情男	(179)
第二十一回	痴情人痴情对痴情 糊涂事糊涂碰糊涂	(188)
第二十二回	汉哥哥寻找福弟弟 粗妹夫拜认莽姐夫	(198)
第二十三回	仙人洞掌击虎潭水 月朦胧懒男戏徐福	(210)
第二十四回	豁子山徐福练飞石 献情爱珍珠娘命归天	(219)
第二十五回	心沉重真乙话后事 舞龙拐大师传真功	(228)

第二十六回	憨厚人恳求严惩治 善良老舍泪认女婿	(238)
第二十七回	淳于老忍悲劝懒男 知情虎宁死守真乙	(248)
第二十八回	巴达拉莱山战莱因 娜仁花葬死黑虎潭	(258)
第二十九回	三徒儿挥泪别莱山 奔乾山同心建新居	(268)
第三十回	举酒斟构思神武官 献宝箱畅谈女儿情	(278)
第三十一回	海老怪石城强娶亲 憨懒男独闯渤海滩	(288)
第三十二回	美俊女漂泊离句丽 海神通病归徐乡里	(298)
第三十三回	进京都徐福卖珍珠 闯远海阿汉寻翠翠	(307)

第一回 蜃楼情情壮少年志 海市梦梦牵徐福魂

天下之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言是真，真亦假，说是虚，虚却实。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虚中有实，实中含虚。朦朦胧胧，飘飘渺渺。明白糊涂，糊涂明白，白云如棉，浮戈头上，众目共睹，却无人扯下一缕，须臾，无影无踪，留下一片空旷和蔚兰。山雾茫茫，弥漫峥嵘峰峦，雾何时临？又何时别？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难以定论。世界是永恒的谜，是一个永远猜不完的迷宫。诚然，人们猜透了千个万个，但是，尚有十亿个百亿个等待人们去开动脑筋。猜透的谜，给人以欢乐，以用场，以发展，以价值；猜不透的也不只是一个苦恼，而是思索、探究、驱动、追求、希冀。

当代日历，一天一张，过一天撕掉一页，了却一天。蜃楼梦事发之时，按一天一张计之，要向前追之七十三万张，当然，那时不会有今天这般精美的日历册，因为那是二千多年以前，嬴政统一中国，将亦真亦幻的“三皇”“五帝”两词，削三废五，将皇与帝联为一词，自诩其身，威武一世。且不说秦皇善征伐，喜巡游，爱雄猜，好诛夷，乐土木，迷神仙，恋财色；也不说齐人徐福上书言海中三神山之事，带童男童女、百工、弓箭手入海给秦始皇采擷长生不老药之始末；只想言叙徐福没成熟之前的一段故事，那时，他既不是方士，也没拜见秦始皇，刚刚十五六岁，用现代语言讲，正是青春萌动的韶光年华，是一个不了解世界，又迫切想通晓世

界的年龄。

春意盎然，温风抒情。春回大地，大地生辉。徐氏不知是春干火大，还是有什么苦闷忧伤，目红耳赤，舌苔浑厚，双唇裂口，嘴角长起两枚疮疖，虽是小病，但血浓蹦跳起来，徐氏痛得偷偷流泪。徐汉、徐福，乃忠孝之子，见疮疖折磨母亲痛苦之状，相对而泣，心如刀绞。

徐福虽比徐汉少三岁，但眼精心细，不想陪粗野简单的阿汉以泪洗愁，他悄悄跑到老槐树下的瞎妈妈住舍，急切地恳求：“老妈妈，行个善吧，俺娘不知为何事，上那么大的火，耳目泛红，嘴唇裂缝，嘴角生疮，您给个法儿吧，去掉俺娘心头之火！”

瞎妈妈年已古稀，却牙洁耳灵，博闻强志，精通药性，徐乡、黄县一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她给予人人一份爱，一片情，驱除了无数人的痛苦，救死扶伤，名扬九洲。无论是夏草冬虫，还是针灸穴位，以“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迁七十毒”为师表，她先以身自试，摸清药性的平、毒、寒、温，再赠送天下人。恰恰如此，她药物中毒，双目失明，黑暗一生。然而，她以此为幸，以此为喜，以此为骄，以此为诫。如今，她不炊，饭菜神使鬼差摆在炕头；不生火，屋内温暖如春；不提汲，水缸盈盈。徐乡民、黄县众，将瞎妈妈敬崇如神灵，关照、奉养、体贴者，难以计量。瞎妈妈的门槛被乡亲们踏平了。瞎妈妈听了徐福一席话，微微一笑，为民除病去痛是她晚年最大的乐事，她语重心长：“阿福，老妈妈先给你娘一付龙胆泻肝汤，记下几位药吧：龙胆草三钱、枝子三钱、黄芩四钱、柴胡三钱、生地五钱、车前子三钱、泽泻三钱、木通三钱、甘草三钱、当归五钱，药量适中，泥罐慢火煎之，可煎熬五次，每次药水以七盅为宜，服五次后不需再用药，可到田野采集苦丁、曲芽、婆婆丁等野菜，饭时蘸酱食之，不出半月，肝火全消。”

徐福连连叩谢：“老妈妈，谢谢！谢谢！”

瞎妈妈之方，可谓灵丹妙药，五付药下，徐氏火消疳落，乐得徐汉满院子翻跟头，一面翻一面傻乎乎高呼：“俺娘万寿，瞎妈无疆！”

徐福把徐汉甩在地上的帽子拾起，弹了几下，抓住时机朝空中一扔，就在徐汉立起之际，草帽不偏不依，不左不右，不高不低，恰扣徐汉头上。乐得徐汉夸赞不休：“嘻嘻，嘻嘻，阿福好手技，好手技！”

“阿汉哥，且莫喜昏头脑，瞎妈妈说，要固效力，尚需去采……”徐福话没说完，徐汉打了一下自己脑袋：“对对对，走走走，快给娘采去火野菜！”

顿餐时间，汉福哥俩采撷了满满一篮苦菜。徐福说：“阿汉哥，咱歇杆吧！”

“快把我的手指盖挖掉了，我早想歇息了！”徐汉边说边仰面躺下，闭着双眼，生精养神。

徐福却把肚皮贴在泥土上，双手捧着嘴巴，双眼仰望着北方大海的上空。

朦朦胧胧的北天上，遁失了兰色的深沉，浮现一片细缢仙云。

“呵，呵！阿汉哥，快看，那是什么？”

“管它什么不什么，大哥该睡上一觉啦！”说着话就呼噜起来。

徐福静静地远眺北天，那儿再不是空旷和清明，再不是洁白的云团和深兰的天空，而是一个生动的现实，一个不可磨灭的物体。

那是一座神山，山顶上有一座高大的塔，山坡上是古色古香的庙宇群，院落里松柏粗大挺拔。山谷有一条溪，像瀑布悬挂在空中。溪上有一座拱桥，像弯弯的月亮，善男秀女在桥上来来往

往。溪水中飘悠着几条小船，依稀可见，见到船翁在撑杆推船。山谷中生长着蓊郁苍翠的林木，风吹林动，似起伏的绿海。林间千紫万红，说不清是什么花儿，但那是一个动人的花谷。林间花丛，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象一条飘带，一头拴在月牙桥头，一头系在庙宇门口，大海的波涛淹没了庙宇的敲击声。

转瞬，北天神奇变幻为一座空冷的高山，山势险恶，陡峭严峻，山峰像魔鬼的獠牙，刺向天空。山下是茂密的森林，阴阴暗暗，冷酷严寒。山之阴坡，冰雪晶莹。没有鸟飞，没有人行，偶尔发现虎狼在森林里窜逃。这儿如同死亡之地，是远离人类的荒林野山。

转瞬，又出现一片波澜，湖水波光粼粼，群山怀抱湖水。山青水秀，鸟语花香，绕纱女在湖边织网洗衣，江上郎君撒网捕鱼，湖畔麦苗青青，菜花黄黄，那是一个鱼米之乡。

转瞬，……

徐福一口气看了两个多时辰，饥困、疲惫缠绕着他，他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进入了甜美奇妙的梦之世界。

徐福睡了。徐福观望北天上的神奇，是我国山东省龙口市渤海上空的一大奇观，名曰‘海市蜃楼’，它是大气中由于光线的折射作用而形成的一种自然现象。当空气各层的密度有较大的差异时，远处的光线通过密度不同的空气层就发生折射或全折射，这时可以看见在空中或地面以下有远处物体的影象。近些年，渤海上空在春秋季节依旧时常出现，不仅有徐福看到的山光水色，有时还浮现一座小城，城里有一排排高楼，高级豪华轿车在城市街道上川流不息。有时还出现海滋，龙口东北海中的长山列岛，本来岛与岛有一定距离，但出现海滋时，他们全部融为一体，还起起伏伏，左左右右，前前后后，游动不定。

且说徐福进入梦乡后，越睡越香。太阳暖融融的，照在身上

像盖了一条温柔的被，风轻弱得连树叶都摇不动，大地升腾着阳气，远远望去，可以看到氤氲的流动。回春升阳的季节，人格外困，懒洋洋的，光想睡觉。徐汉和徐福在这种氛围里，必然睡得更香、更甜、更沉、更久。

徐福迷迷糊糊做起梦来，他牵着春光、骑着春风，腾云驾雾，脱离了地面，离开了故乡，飞向北海上空的神仙山境。

徐福也不知在空荡间行了多久，只觉得很累，发晕，腰发酸，头发沉，脚发麻，肚子饿得叽哩咕噜乱响。他上下左右环顾，朦朦胧胧，混混沌沌，觅不到天，看不到地，分不清东南西北，辨不明上下高低，唯一感觉到的是海涛呼啸声。又行好久，他终于看到了一个小山头，山上有一樵夫在砍柴。徐福恭谦地说：“好心的老爷爷，打忧你了，晚辈求教您了！”

老樵夫，白须飘飘，面容慈祥：“小兄弟，看你诚实礼貌，问什么就说吧？”

“刚才，我在海边采苦丁，突然发现这一带出现一片神山，还有宝塔、庙宇，我想去看个究竟？你知道在哪吗？”

“你说是它！”老樵夫向上一指。

呵，徐福神采飞逸：“对，就是它。”徐福看到的不仅仅是红墙、兰瓦，就连那红漆窗门，二层阁楼都看清了。那庙宇由几十个建筑单体组成，殿、宫、祠、阁，主次分明，左右对称。最上端是一座高大雄伟大殿，是一座木结构建筑物，雕梁画栋，盘龙卧虎，五颜六色，高雅秀美。

老樵夫说：“小兄弟，你说得很对，那确实是一座神山，那儿是仙境，是天堂，那儿什么都有，什么都美，什么都迷人，那是蜃楼仙境，有人叫蜃楼神山，有人叫蜃楼城，有人叫仙人庙的，不过多数人叫它蜃楼，你就叫它蜃楼吧！”

“蜃楼！”

“对，蜃楼！”

“俺徐乡有学问的老先生常说，海市蜃楼，就是它了？”

“对，正是它，它就是海上蜃楼，奇妙神秘，时隐时现，糊涂明白，亦真亦幻，见之难，临其境更难！”

“老爷爷，你想个法儿，让我去一趟吧？”

“法无定法，心诚则灵，志坚则达。不过，欲速则不达。”

“那我该怎样做呢？”

“一不要怕累，二不怕难，三不要怕险，四不要怕死。”

“有了‘四不怕’就行了吗？”

“不！还要四不贪，不贪酒，不贪财，不贪色，不贪官。”

“好，酒色财气，样样注意。”

“向上走吧，爬七七四十九个山梁，渡七七四十九条小河，还有森林，花谷，去吧！我虔诚的孩子，你一定会登上蜃楼的，一定会得到幸福的！”

徐福恭恭敬敬地向老人拜了三拜，朝老人指点的道路走去。他一气翻过七道山梁，走进一片大森林，这是一片古老又原始的森林；古松、古柏、古槐、古杨，棵棵合抱之粗，树冠茂盛，遮天蔽日。森林深处，有一个小店，房子是用木头罗起来的，横一根，竖一根，咬口压头，严实合缝，一直堆到房檐，木头空隙糊着泥巴，屋顶盖着树皮，一片压一片，像鱼鳞一般。大院是用细木编织的篱笆墙。店门用松枝搭了个彩门，五彩幌在彩门下迎风摇动。店主人是一对中年夫妇，一见徐福满脸堆笑：“客官，想吃些什么？”

徐福说：“随便，什么都行，吃了我好赶路。”

女主人很快上了一盘牛肉，一盘五香豆，一盘豆腐干，一盘小银鱼；男主人捧上一大坛子黄酒。徐福饥渴交加，狼吞虎咽，把四盘小菜吃得一千二净，酒也喝了一点。徐福准备算帐，可一摸兜分文无有。店主看出端倪，逼徐福付帐，徐福无奈，只好用身上

的布衣和一篮苦丁顶四盘菜的帐，店主人勉强同意。可酒钱怎么办？徐福流泪了，他双膝跪地，求店主人开恩，给他个宽容。店主人冷冷一笑：“在我神林，只要硬汉，不要弱夫，像你这样没有骨气，一身可怜穷酸样，永远走不出神林的。”

“那怎么办？”

“把这坛子酒喝了，振奋壮勇，豪气横溢，无往不前，而且，我分文不要，连你的破布衣、野苦菜一起拿走！”

徐福信以为真，又想，事到如今，别无他路，忍着喝吧。他举起酒坛，连饮十几口，只觉头昏肚痛，两腿发软，但他想到蜃楼，决心继续喝。

“阿福，别喝了，再喝你就醉死神林！”徐福转身一看，是一个年轻俊美的女子，眉清目秀，面如桃花，含情脉脉，妩媚动人。她对店主说：“徐福是仙境贵客，怎能如此无理。”

“什么贵客，看他那穷相，只配以酒泡发，以盐腌制，来年此时，请真娘来吃全人宴。”

“不得无理！”

“无理，什么有理，你蜃楼人管不到我这神林沟，要想放他走，除非你把这坛酒喝了，不然……”

“好，我喝了你放他走？”

“对，一言为定，不过，你喝了这坛酒，也变成小店下酒肉了。”

妩媚女子抱起坛子，一饮而尽，拉着徐福趑趄走出店门，推了徐福一把：“快走！”这一把，就将徐福推出神林，待徐福回眸看时，那女子早无影无踪。徐福暗想：“这姑娘对我太好了，情重意深，此刻也不知她会什么样子？”

徐福一面想一面走，数一数又过了七座大山。他有些累，坐在一块光滑的石头上歇息，徐福刚坐稳，一个侏儒人从石头后面

一跳而上，笑嘻嘻地说：“嘻嘻，客家可知这是我的石头，夏天我借它散热，冬天我用它驱寒，坐之冬不凉夏不热，可称宝石，客人若有钱可以坐着品咛，没有钱……。”

徐福肩膀一纵，两手一摊：“哪有钱付之于你，刚才，在神林酒店，嗨！”他自觉苦甜各半，苦的是自己是个穷光蛋，受人捉弄，甜的是妩媚动人的女子相助。

侏儒咬着徐福的耳朵说：“哎，离这不远，有个元宝洞，我领你去拣，弄十个八个足够你用。”

徐福猛然想起白发老人讲的不贪财，可又一想，这又不是去发大财，应急用还可以吧。他朝侏儒点了点头。侏儒说：“你闭上眼睛，抱住我一条腿，瞬息即至。”

徐福闭上眼睛，只觉两耳呼呼刮风，过了一会又觉得冰冷冰冷，又过了一会，侏儒说：“睁开眼吧。”徐福睁开眼一看，原来这是一个山洞，地下的碎银像山沟里的石头那么多，洞壁是形态千姿的石花，每个花心都有一个元宝，无数钟乳石高悬半空，碰一下嗡嗡作响。

侏儒说：“若说省力，弯腰拾些碎银也可以，不过，拾起来又多又重，我看还是到洞壁上取元宝，那是地地道道的金货，行吧？”

“听你指教。”徐福走到一朵石花下，伸手试了试，呀，好高好远，这怎样办？

“哎，攀着壁石向上爬呀！”侏儒说。

徐福手往石壁上一抓，又凉又麻，为了不当穷光蛋，他咬牙往上爬，当他爬至石花处，浑身麻木酥软，手脚僵硬，“啪——”的一声，从半空跌落下来。

“废物，快起来。”

“洞壁太凉，我实在受不了。”

“来，给你一付手套，它会帮大忙的。”

徐福戴上手套，费了好大劲又爬到石花处，他伸手去扳元宝，元宝却一动不动。侏儒说：“哎，我这有个小锤，接着，好，死劲一打，元宝就打下来了。”

徐福听之办之，用锤朝元宝一打，呵，溶洞发出天崩地裂的巨响，无数的石头像雨点般朝徐福打来，震得徐福两耳欲聋，打得徐福头破血流。

“快，跟我走，闭上眼！好，睁开眼吧！”

徐福睁眼一开又是那妩媚秀丽的姑娘，姑娘说：“那是财神洞，是仙境的宝库，一切花费都要从那儿取，你怎么听侏儒的话，当小偷呢？怎么敢到太岁头上动土呢？若不是我手脚快，你早被乱石打死，化作肉酱，丧死在碎石之下了！”

“谢谢姑娘两次搭救之恩。”徐福跪地叩头，抬起头时，那女子早已无影无踪。

徐福走到小河边。用水洗去脸上、手上的血迹，又朝前走去。他又走了好久好久，来到一个花谷，这是一个四季花谷，什么季节的花儿都有，春天的牡丹、月季，夏天的紫藤、蔷薇、地瓜花，秋天的菊花、石榴花，冬天的腊梅、迎春花，千姿百态，绚烂多彩。风儿把一阵阵馨香送给徐福，徐福陶醉了，他自言自语：“太美，太美，世界绝美！”

徐福说话间，花丛中发出一阵阵姑娘的笑声，说时迟，那时快，一群花枝招展的姑娘嘻笑着把徐福围住。为首者说：“忠诚的客人，留在我们花谷吧，做百花岛国的国王，做百花仙子的情郎。”

“留下吧，今晚先到我那儿吧！”

“多潇洒，天下少有的男子！”

“这是女人的世界，女人是水，你会在温柔中渡过一生！”

“对，保证一宿一个仙子陪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重样。”

花女们一边说笑，一边推拥，一边脱徐福的衣衫。一个花女神奇地剥掉了他的上衣。姑娘们一阵惊讶：“呀，太棒了，你看他的肌肉多发达，体形多美。”

为首花女伸手一扯，徐福的裤子也脱落在地，花女们呀的一声闭上了眼。

为首的花女同时剥掉自己的衣服，手中拿一把长剑，对徐福说：“愿做百花岛国男王，现在就随我，不愿意的话，就吃我一剑。留百花岛已成定局，不过有两条路，一死一活，自己选吧！”

“俺……”徐福话没出口，被一只香手握住：“不要说，快跟我走。”

呵，又是那妩媚女子，她把徐福带到山顶，徐福感激涕零：“妙龄妹子，你几次救我，帮我去登蟹楼，可不知如何称你？”

“叫我真娘就行。你呀，忘掉白胡老人的四不怕、四不贪的教导了，你知道刚才那些女子是什么？”

“是什么？”

“你朝花谷中看吧！”徐福定神一看，呀，是一群蟒蛇，一条条盘缠花间，吐着毒舌，有几条大蟒正气势汹汹朝他飞来。徐福吓得满身是汗，大声呼叫：“真娘，真娘，快，快救我呀！快救我呀！真娘！真娘！”

恶梦醒来是黄昏，徐福揉了揉眼睛，原来自己在作梦，不过他真的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阿福哥，珍娘在这呢！干吗一劲喊呐？”

第二回 单相思夜夜会真娘 独头热回回遭冷落

徐福家的房子坐北朝南，一条用圆石铺起的街道，横在徐福门前。那路石圆而不方，主要是搬运方便。石夫把山石打下后，凿成磨盘状，用两根木棍在傍边一挟，中间安一轴，顺高山轻松地推到了平原。徐福对门住着复姓人家，姓淳于，听说和淳于髡是个远亲。徐福家有两个男孩，淳于家有两个女孩，一子一珍，那长女是没出娘肚就有了名，原企盼是个男儿，没料到，出来一个丫丫，丫丫就丫丫吧，还用原名，只是多了一个性别，所以，取名子娘。聪明的徐福经常在子娘名儿上玩游戏，戏称娘子。子娘今年十八岁，和阿汉同年同月同日生，两个人性格相似，体格相当，一对大肥肉。两个人说能说一块，玩能玩一块，干活也能干一起，徐福常常把阿汉和子娘的名联起来呼叫，呼他们：“汉子！汉子快过来！”阿汉和子娘一听就匆匆跑来：“老弟，有何指教？”

徐福被逗得前仰后斜哈哈大笑，道：“你俩真是天生的一对鸳鸯，汉子汉子，田间的主宰，一对直筒子，两个黑大粗，傻兄傻妹！”

阿汉和子娘笑嘻嘻地走了，徐福发现他们在青苗地里撕滚，像两个男孩打斗，又像一对情人缠绵。徐福长叹一声：“无聊的布衣，无聊的布衣，庸庸碌碌，傻吃傻耍。两个痴士，一对废物。”

说起子娘，徐福总忘不了子娘那段傻透腔的蠢事，一场可笑

的官司。子娘十岁失去母亲，父亲拉扯她姐妹俩生存。一天，子娘爹进城赶集，想卖些鱼虾，换些盐火和针头线脑。淳于老汉一看对门阿汉和阿福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滋味，无名之火不断生起，尤其看到两家孩子在一起玩耍，就气，就觉着吃亏，就恨死去的老婆为什么不给他生个男儿。这天进城前，他告诉子娘：“子娘，爹进城卖鱼，你不要出去和阿汉玩，十八岁大闺女，该知道羞耻好歹，在家好好看门子，遇事千万别吃亏，你听爹的话，爹给你买朵花戴。”

“知道了，你放心走吧，我不会办吃亏的事。”淳于老汉一转身，子娘把舌头伸得老长，傻乎乎地：“咧——”了一声。

徐汉虽粗，可粗中有细，看上去憨头憨脑，内心倒有几缕情恋，总的说，心眼也不少。他看子娘爹进城了，心想：这可是汉子玩耍的好时机。于是，悄悄溜进了子娘家，子娘正在南院浇田，阿汉趁子娘弯腰之机，双手捂住了子娘的眼。子娘知道是阿汉，趁其不防死劲扭了阿汉大腿根一下，痛得阿汉直叫：“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活该！”

“咧——”阿汉向子娘伸了伸舌头：“来，我帮你浇菜。”徐汉接过子娘手中的轱辘把，一面摇着，一面唱着，每提上一斗水就唱道：“一个斗喽咪哎嗨嗨！”“两个斗喽咪哎嗨嗨！”一会功夫，几畦菜全灌满了水。子娘感激地说：“阿汉哥，谢谢你，小女子向你施礼！”

“咱是谁和谁，小意思。”

“俺爹说，遇事谨慎，别吃亏，阿汉，你说，咱娘子能干吃亏的事吗？”

阿汉重复子娘的话：“娘子！娘子，哈……”

子娘说：“这都叫徐福弄的，俺也说倒了。”